

九十年代中国小说精品荟萃

2

舒楠 兴安 主编

中国小说精萃

- 刘震云 《一地鸡毛》
苏童 《红粉》
方方 《行云流水》
池莉 《你是一条河》
史铁生 《我与地坛》
何申 《村长》
陈源斌 《万家诉讼》
范小青 《船出杨湾港》
残雪 《饲养毒蛇的小孩》

农村读物出版社

九十年代中国小说精品荟萃



中国小说精萃



A0921331

舒楠 兴安 主编

农村读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九十年代中国小说精品荟萃. 2 / 舒楠, 兴安主编. 北京: 农村读物出版社, 1992. 11 (2001.4 重印)

(中国小说精萃)

ISBN 7-5048-2003-2

I. 九… II. ①舒… ②兴…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80225 号

出 版 人	沈镇昭
责任编辑	马春辉
出 版	农村读物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北路 2 号 100026)
发 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14.5
字 数	410 千
版 次	2001 年 6 月北京第 3 次印刷
印 数	10 701 ~ 13 700 册
定 价	23.80 元

(凡本版图书出现印刷、装订错误, 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编者的话

1991年的中国小说创作在整体水平上呈现出进一步发展的良好态势。

在这一年里，值得一提的是《小说家》杂志社举办的“精短中篇擂台赛”，《山西文学》开展的“农村题材小说联展”以及《钟山》杂志社的“新写实小说大联展”。这些杂志以各自独特的眼光和勇气，汇聚和鼓舞了国内众多的小说名家，推出了一大批内容丰富艺术多样的作品，给相对沉寂的中国文坛带来了生气。

张承志的《心灵史》、苏童的《红粉》《离婚指南》、刘震云的《官人》《一地鸡毛》、张洁的《红蘑菇》、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王蒙的《蜘蛛》、池莉的《你是一条河》、方方的《桃花灿烂》《行云流水》、王朔的《我是你爸爸》、叶兆言的《挽歌》以及张宇的《没有孤独》等，使人们看到了中国小说发展的新希望。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新写实小说以其创作实绩，向广大读者显示了在伤痕文学、改革文学、知青文学、寻根文学逐渐式微之后，新写实小说在创作队伍和作品形态上的强大与成熟，描写生活的原生态，抛弃传统现实主义和现代先锋派小说所蕴含的权力话语、启蒙话语和个人话语，让人们转而关注自己平淡的日常生活，成为新写实小说最重要的特征。

与1990年相比，本年度乡土题材的小说在内容上的突破是令人瞩目的方面。何申《村长》中的郝运来和陈源斌《万家诉讼》中的何碧秋这两个人物的出现，是作家敏锐地把握农村现实生活变化的可喜成果。在同样干着敛钱收费、民事调解、计划生育等差事的基层干部身上，我们却感受到了新的观念、新的工作方式给农村带来的极富生活情趣的蓬勃朝气。而在民告官这一传统的

题材中，作家不仅反映了农民要用法律来维护自身利益的意识，同时也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农民的道德心理素质还难以承受现代法律诉讼结果所带来的冲击。此外，李贯通《庸常岁月》、范小青《船出杨湾港》、阿成《盐碱滩》以及高晓声的《陈奂生出国》、何玉茹的《倾斜的门楼》、赵本夫的《营生》等也都在内容或形式上各显特色，代表了本年度中国乡土小说的创作水准。

本年度小说创作还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女作家以其敏感独到的观察视角和细腻真切的艺术表现力写出了大量的好作品。值得重视和研究的作家有：张洁、铁凝、王安忆、谌容、方方、池莉、范小青、毕淑敏、张欣、何玉茹、残雪、陈染、林白、蒋韵等。

缺乏有重大突破性的乡土题材作品，没能出现更令人满意的新人新作，这不能不说是本年度小说创作的令人遗憾的事实。

最后，我们真诚地感谢《中国青年报》、《北京晚报》、《北京日报》、《文艺报》、《中国作家》、《当代》、《小说家》、《小说界》、《北京文学》、《作家》、《小说月报》、《芒种》、《时代文学》、《山西文学》、《小说林》、《十月》、《上海文学》、《钟山》、《收获》、《黄河》等报刊以及所有关心本书的读者和朋友对我们的理解与帮助。我们尤其感谢著名作家陈建功先生和评论家高玉琨先生以及农村读物出版社的领导对本书的关怀和支持。

1992年10月

目 录

● 编者的话

● 中篇小说

你是一条河	池 莉 (1)
一地鸡毛	刘震云 (66)
埋人	铁 凝 (110)
红粉	苏 童 (157)
万家诉讼	陈源斌 (225)
行云流水	方 方 (256)
村长	何 申 (306)
船出杨湾港	范小青 (345)
传说之死	李 锐 (378)

目 录

● 短篇小说

我与地坛 史铁生 (195)

一厘米 毕淑敏 (213)

庸常岁月 李贯通 (405)

盐碱滩 阿 成 (422)

● 短章三题

她和她的小屋 何玉茹 (437)

饲养毒蛇的小孩 残 雪 (444)

扫坑 周同宾 (450)

● 推荐篇目 (455)

你是一条河

池 莉

【作品导读】

《你是一条河》是池莉新写实小说中最具历史感的一部作品。

小说以主人公辣辣在六十年代成为寡妇开始写起，采用一种不动生色的叙述姿态，表现了她艰辛拉扯孩子们长大成人的坎坷一生。

与许多实力派作家一样，池莉对城镇中具有粗鄙文化背景的下层市民的生活有着深刻的理解。相较武汉另一位女作家方方的中篇小说《风景》，《你是一条河》这篇作品也许少了些许冷峻，但却更多了几分母性的情怀。在辣辣不屈不挠的个人命运中，历史长河的沧桑潜流始终伴随着她。这条河在奔腾向前的流进中，容纳了人生中太多的愚昧与悲苦，挣扎与怨怼。

读完小说，“读”完辣辣的一生，人们也许会不禁想起法国作家莫伯桑的小说《一生》在结尾时女主人公感慨人生的那段话：“您瞧，人生从来不像意想中那么好，也不像意想中那么坏。”

1

那夜月色微黄，就在辣辣从铺着青石板的小巷穿出踏上麻石

路面大街的一瞬间，街对面的好义茶楼轰然倒塌了。大地在颤抖，一股巨大的烟尘在喧嚣声中冲天而起。透过鼠窜的人们和飞舞的楼房木板，辣辣看见她丈夫仿佛自天而降，落在厅堂中央那口沸腾的开水锅中，像一条大鱼泼刺泼刺一样乱翻，紧接着烈焰便吞没了这幢百年茶楼。

当辣辣纵身冲向火海时，蒋绣金抱住了她的双脚。

以沙哑嗓音唱天泻花鼓悲调而蜚声江汉平原的蒋绣金蓬头垢脸躺在瓦砾中，一双戏子特有的多情秀眼哀哀望着辣辣。

辣辣愤怒地喊道：“你这个小娘子！还我丈夫！”

蒋绣金死不松手，说：“去不得，嫂子。”

辣辣一边嚎叫一边奋力抽脚，结果跌倒在蒋绣金身上。两人扭抱着翻滚到大街上，一脉鲜红的血流从她们身下流出来，缓缓地麻石上蜿蜒开去。

沔水镇的居民全被这奇祸震惊了，竟然有好一刻只能呆呆地望着，直到因走城串乡旋糖模*而见多识广的孙怪赶到发了一声呐喊，大伙才一齐冲了上去。

辣辣在三十岁那年成了寡妇。

那时她有七个孩子。最大的儿子得屋十三岁，最小的是一对花生双胞胎，男孩福子和女孩贵子，刚刚满了两周岁。而她肚子里还怀着四个半月的身孕。当身强力壮的王贤木在世时，辣辣从来没有想过节育的问题，她认为只有做娘子的才不愿生孩子。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一日的凌晨，沔水镇热快肠的居民将辣辣从好义茶楼的废墟里抬回了家，她一看见七张哭哭泣泣嗷嗷待哺的小嘴便又晕死过去了。

辣辣再度醒来已是第二天中午。趁满屋人一片忙乱办丧事，她偷偷溜出后门，爬上襄河大堤，闲逛一般踱到矶头上，待四周无人，便掀起衣襟蒙住脸，一头扎进了襄河。

岂不知辣辣的三女儿冬儿是个极有心窍的女孩子，她始终暗暗注视着母亲的行动。当辣辣爬襄河大堤时，冬儿赶紧告诉了叔

* 旋糖模即做糖人。江汉平原土语。

叔王贤良。如果不是高度近视的王贤良在堤坡上与一头驴子相撞，辣辣根本就不可能跳下水。尽管晚了一步，王贤良还是比较顺利地 从襄河的漩涡里救出了嫂子。

在沔水师范附属小学教书的王贤良对伏在他背上湿漉漉的嫂子说：“你怎么能这个样子呢？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呵！”

辣辣没有答理小叔子文绉绉的安慰，狠命捶了一下头，嚎啕大哭起来。

关在房间里擦身子换衣服的时候，辣辣看见了自己肚脐上方的红痣。她激灵一下记起了十四年前相面先生指着她这颗红痣说的一句谶言：水深火热呵——你将来的丈夫一定要处处当心！当年百思不得其解的晦涩谶言今朝居然灵验了。上百的人在楼上听戏，惟独王贤木一人掉进了开水锅随即又被烈火烤干——这不是命中注定是什么？辣辣被命运力量的显示震慑住了。她陷入梦一般条理紊乱的沉思中不能自拔，以至于只穿进了一只袖子；在昏暗的房间里一直坐到汉口上来的客轮发出呜呜的长鸣。自清光绪二十一年，日本三井洋行将第一艘收购鲜茧的洋船开进沔水镇之后，每晚十一点半就有一班轮船靠码头。九十五年来，轮船几易其主，但它始终按时准点到达，到达时的鸣笛就成了沔水镇居民的报时钟。一般家庭都是在汽笛响过之后熄灯睡觉。王贤良被汽笛声从繁忙中惊醒，十一点半啦，又有几个小时没见到嫂子了。他撞开了房门，辣辣“哎呀”一声如梦初醒，手忙脚乱掩住了胸怀。

当清晨的浓雾笼罩了整个沔水镇时，辣辣在天主教堂附近的零落人家中寻找相面先生的屋子。十四年前是姥姥将她哄骗来的，十六岁的辣辣正和王贤木等一伙男青年在扭翻身秧歌，腰上还系着腰鼓，当那个面皮青白的相面先生冰凉的长指甲触到她肚皮时，她痒得咯咯直笑。“这是迷信。”她说。姥姥啪地打她一巴掌，说：“快别瞎说，到时候吃了苦头你就笑不出来了。”

由于毫不在乎，辣辣根本没去注意相面先生的家，只是路过了墙壁上爬满葱绿爬墙虎的天主教堂才使辣辣有了个大概印象。解放后，天主教堂改为沔水镇第一中学，爬墙虎就没有了。辣辣差不多要怀疑自己的记忆了，一个早起的老婆子却告诉她没错，

从前的相面先生在镇压反革命运动时给崩了。

“他说反动话。说台湾要反攻大陆。”老婆子在慢吞吞说话的同时观察了辣辣。在辣辣正要失望地离开时，老婆子说：“大姐，你的亲人还没走远哩，你不和他说几句话？”

辣辣知道她遇上了灵姑。她一把攥住老婆子的手，说：“让我和我丈夫说说话，求您了老神仙。”

灵姑将辣辣让进家里，给她倒了一杯水，很快就召来了王贤木的亡灵。老婆子打了一个大大的呵欠，慈祥的神态骤然变得冷淡，说：“他来了。”

辣辣跪在灵姑膝前，叫了声：“贤木，我的夫哇！”灵姑肚子里的亡灵应声便呜呜痛哭。夫妻俩隔着灵姑的肚皮哭诉了好一场生离死别的衷肠。亡灵由于悲痛过度说得含糊不清的话全是灵姑翻译。王贤木的亡灵再三叮嘱辣辣千万不可轻生，要多多保重，好好抚养孩子们。人死不能复生，阳寿都是天定的。只可惜我不能亲手擦干你的泪，我的妻！你只要把我的一群儿女抚养成人，我九泉之下也就瞑目了。灵姑又打了个大大的呵欠，说：“他的时间到了，阎王召他呢。”辣辣一迭声呼叫丈夫，亡灵叽哩咕噜飞快说了一通就没声了。灵姑立刻恢复了慈祥的原貌，执了辣辣的手转告亡灵临别的几句话。“他说你还这么年轻，人又生得好，若有合适的就嫁了吧，只要待儿女们好就行。”灵姑说，“大姐，你看你丈夫真是通情达理，依我老婆子看呢，倒是不能轻易再嫁，寡是守得苦，可也守得出女人的志气。”辣辣舒出了积郁在胸的生生作疼的闷气，说：“是啊老神仙。”

灵姑说：“好了。回家去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古今只有一个理，明白了就行了，夫妻本是同林鸟，他的大限到了让他走吧，你好好干你的。明白了吗？”

辣辣明白了。

灵姑说况且只要你们夫妻想说话就可以随时来，当然要保密一些，莫让政府知道。

最后辣辣付了灵姑五毛钱。出门时大雾正在消散，辣辣感到人轻松多了。

辣辣终于迈出了房门。她梳好了头发，穿了身素净衣服，用

一条手帕扎着额头以制止那难以忍受的头痛。她问小叔子：“得屋他们还好吧？吃饱饭了吗？”在得到了王贤良肯定的答复后，她去吃了饭，上了厕所。然后逐个为七个孩子的鞋面缝上了带孝的白棉布。

2

六四年的沔水镇还是个古道热肠的镇子。王贤木的惨死轰动全镇，居民们无不唏嘘。他们扶老携幼来看望辣辣及其孩子，有钱捐钱，有力出力。辣辣领着一排七个孩子不住地向人们磕头。短短三天，众人集的资就足以办上一个排场的丧事了。于是，大门口的场子上扯起了油布大篷，垒起了两口灶，借来了餐馆的桌子条凳；灶上高耸的蒸笼里永远腾腾地冒着热气，帮忙的人们终日开着流水席；门上贴了蓝底白字的白喜事对联，街坊的小孩子们窜来窜去东放一个炮西放一挂鞭。

至今辣辣还觉得非常庆幸的是那时候火葬还没有在沔水镇推广，王贤木虽然尸首不全却睡上了柏木棺材，安然入土。出葬那天走的是大街。那天天空晴朗，干冷，愈显得红缎子棺罩色彩斑斓，富贵堂皇。辣辣率众儿女三步一跪，九步一叩，哭声震天。码头工会的铜管乐队全体出动，为本队失去一名优秀的小号手长久地吹奏民间哀乐。当送葬队伍经过好义茶楼原址时，蒋绣金披麻带孝前来奔丧全然不顾鞭炮烧灼了她的衣服。蒋绣金选择这种方式不是为了出风头，实在是出于无奈，因为只有在这种时刻辣辣才不便母老虎似的驱逐她。

这一天沔水镇万人空巷，居民们挤在大街两边引颈观看。啧啧连声夸奖辣辣一个寡妇人居然把丈夫的丧事办得如此热闹。从王贤木角度来说，人死了能这样送终也死得值了。

下葬回来有十五桌宴席等待着客人们。辣辣坐在堂屋里守着丈夫的灵位。吃酒的人们逐渐地热闹了起来，七个孩子也都吃得红光满面，辣辣明白丈夫是彻底地走了。事情办完了，该清清场子，归还餐馆的家伙了。

铜管乐队的乐手们清一色是五大三粗的码头工人，吃完了酒，



不敢直接向辣辣告辞，生怕双方又触景生情。于是就在大门口吹奏了几支意气风发的曲子，意在鼓舞王贤木的未亡人。他们推开堆着残羹剩酒的桌子，在满是肉骨头鱼刺的地上迈着进行曲的步伐走来走去，吹奏了《志愿军进行曲》、《咱们工人有力量》和《我们走在大路上》。

辣辣走出堂屋，靠着门框，向大伙露出了她丈人死后的第一个微笑以表示她深深的谢意。

因为手里还有办丧事剩余的几十块钱，没有丈夫的日子很快就适应了。冬天已经到来，辣辣赶紧给七个孩子拆旧缝新，准备过冬的棉衣。

镇民政局的一个干部由居委会组长陪同来问辣辣是否愿意参加工作？辣辣反问假使参加的话每月薪水多少？干部详细地给她介绍了工厂的情况。辣辣说：“我是寡妇人家，能照顾照顾不从青工做起吗？”

干部笑了，说：“学技术的级别是任何人都不能跳跃的。”

辣辣也笑了，“那我不参加。”

干部很负责地问：“你不工作怎么生活？”

辣辣说：“嗨，在沔水镇，只要勤快还能饿死？”

沔水镇的确是一方饿不死人的土地，它靠着襄河大码头，卖给江西景德镇烧瓷器的原料，卖给苏杭人蚕茧，卖莲米卖麻卖竹篾器卖芦席。买卖是商人的事，加工活可就是全镇居民的事了。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沔水镇就已经普及了家庭加工厂。

辣辣选择了三种加工活：剥莲子，搓麻绳，拣猪毛。这些加工活都是一种类型：将粗糙的半成品加工成精细一些的半成品。多做多得，按劳付酬。

得屋艳春放学回家，一见地上堆着几十斤莲籽，两担麻和一大筐猪毛就叫了起来：“哦！见了鬼！”

辣辣劈啪一巴掌，说：“都听着，谁不愿做活谁就别吃饭。”

冬儿说：“我们做的。”

就在这个时候，冬儿还是母亲最贴心的小棉袄。在冬儿的带

头作用下，孩子们都围了过来，听候母亲的分工。

剥莲子是艳春和冬儿的事。这活需要灵巧的手指和一定的智慧，加上还须使用锋利的莲刀，太小的孩子成不了事。搓麻绳简单但需要手掌有劲，得屋自然就是干这个了。老四社员六岁半，老五咬金四岁多，两个调皮男孩的工作是拣猪毛，将杂色猪毛撒在桌子上，分门别类拣出白色、黑色和黄色的。这活计有点类似游戏，辣辣觉得对子社员和咬金来说没有什么坏处，又做了游戏又赚了钱，一举两得。她没料到的是，四岁多的咬金居然还认不清黑白，拧住耳朵教了几十次总算教会了。

艳春拣了一把小巧玲珑的莲刀，将笨重的留给了冬儿，背着母亲掐紫了冬儿的腮帮，说：“你这个讨好卖乖的小婊子。”

得屋趁艳春上厕所的机会问冬儿是否要他替她报仇？冬儿说不要。艳春在外面偷听到了，向得屋大打出手。得屋虽是兄长，却远不如艳春的凶蛮，辣辣出面镇压了这场斗殴，以冬儿为榜样给每个孩子的活计下了定量。得屋每日搓五十尺麻绳。艳春每日剥六升莲米——清早一升之后去上学，放学回家剥两升后吃饭，晚饭后剥三升才准许写作业。冬儿的量稍少一些，但她必须时常照顾双胞胎。

辣辣是总工头，也是勤劳的表率。她不时在孩子们耳边大声提醒：“要保质保量！质量不行是要罚跪的！”

十来天熬过去，得屋一手的血泡变成了茧子，艳春和冬儿割伤的手指头也渐渐愈合，除了两个小家伙懵懵懂懂需要经常敲打之外，三个大孩子只是有点勾心斗角。人大了就会勾心斗角，没什么可注意的，只要出得了活计就好。

日子一长，送交了一批货，钱就拿回来了。莲米破碎率比厂家预计的要低，加上辣辣往莲米里喷了一杯水，因此家里便扣留了一升最完整无损的饱满莲米。

每当拿了钱，辣辣就买一整根猪的脊椎骨煨一大沙罐汤，让全家饱喝一顿沔水镇的传统名汤——龙骨汤，每两月一次的喝汤又促进了孩子们干活的积极性，良性循环很快就形成了。

只要是月光皎洁的夜晚，辣辣就吹熄煤油灯，全家搬着家伙到大门口做活直做到襄河上的客船到岸。

从邻家屋顶那深绿色瓦松里升起的月亮。静夜中的笃的笃剥莲子的声音。那讲不完的鬼故事里夹杂着母亲粗鲁的呵斥。手腕永远的酸痛和对轮船汽笛声暗暗的热切的期待。——这便是辣辣的五个孩子共同而特有的童年记忆。

3

平静的守寡生活只过了一个月。一个月后的夜半三更，辣辣的窗户被神秘地敲响。头几夜辣辣根本不予理睬，可后来敲窗声非但没灰心而去，反而越来越响。辣辣这才恼火地起了床。

“敲什么敲？窗户都敲坏了！整条街都吵醒了？”

外面的人说：“没办法，你睡得好死。”

辣辣说：“哦，是老李呀。有事吗？”

老李是粮店的普通职工，平日老穿件四个口袋的中山服，打扮得像干部。辣辣做大姑娘的时候就在他手里买米，那时候他光用贼一样的眼睛偷瞥她。辣辣出嫁后去买米，他就趁交接钱票的一刹那碰碰她的手。六一年沔水镇的居民饿得上襄河堤剥树皮吃的时候，老李给辣辣送来了十五斤大米和一棵包菜。辣辣怀里正抱着奄奄一息的咬金，可怜一周岁的孩子还没吃过一口米饭。辣辣笑笑，收下了礼物。老李以为王贤木不在家，正要动手，王贤木的声音从后门口传来：“辣辣，谁来了？”

辣辣说：“不相干的过路人。”

王贤木说：“干什么呢？”

“讨点饭吃。”辣辣推走老李。老李说：“说个时候还我米袋子，说个时候还我米袋子。”

辣辣说：“今夜里襄河边上还你米袋子。”

后来，老李又偷偷送了两次米，辣辣都是在深夜的襄河边还了他的米袋子。王贤木下了趟汉口，弄回了一担烂菜叶子和米而。辣辣就告诉老李不要再送了，家里有了。老李以为他们已经有了肉体关系当然可以嬉皮涎脸，就说：

“我偏要送呢。”



辣辣说：“那你就送吧。还你米袋子的肯定是贤木。”

老李就没再送任何东西。

辣辣怀孕后明白孩子是老李的，就背地里寻了偏方打胎。别人一吃就灵的药偏偏辣辣吃了没动静；急得她又去寻别的方子。双胞胎就在辣辣不断喝各种打胎药的同时长成落月了。

贵子两斤半，福子才两斤三两，合起来没人家一个婴儿重，生下来都睁着眼睛但不会哭，肤色就和汤药同样的酱黄。孩子满月后，老李几次三番到门前试试探探，辣辣瞅准他，当头泼了一盆双胞胎的洗尿布水。从此，老李便销声匿迹了。

尽管事情过去了三年，老李却还像昨天和辣辣睡过觉一样用理所当然的口气对她讲话。男人一旦搞了某个女人好像就拥有了某种权利一样，辣辣气忿不过的就是这个，她故意又问一遍：“你有什么事？”她知道老李会回答什么，她正等着他上圈套。

老李说：“让我进屋说好不好？”

辣辣说：“那不成。先说有什么事？”

老李说：“你现在需不需要米？”

辣辣冷笑了，“需要呀。”

“我已经送来了。”

辣辣吱呀开了门。她看见一辆自行车停在她门口，后架上放着一口袋米。她过去掂了掂，老李说：“六十斤。”辣辣说：“大方了点儿。”

辣辣让老李站好别动，她嗨地一声抱起米袋，用牙齿嚙嚙扯断扎口的绳子，围绕着老李倒掉了米，将口袋往老李脚背上一扔，说：“滚！”

老李站在大米的圆圈中央，气得发抖，半天才说出话来。“臭婊子！你以为我是找你干事来了？我来看我的孩子的，那双胞胎——”

“呸！放你祖宗的狗屁！”辣辣很神气地叉着腰，说：“老娘办法多得很，还会让你真正占到便宜不成？也不摸摸后脑勺好好想想！”

老李从喉管里挤出了几声吭哧，骑上自行车飞快地走了。辣辣说：“嗨，你的米袋子。”

辣辣回到屋里拍醒了得屋和艳春，吩咐他们拿上扫帚撮箕和米桶，把门口的米弄回来。两个孩子睡眼迷蒙，问：“哪儿来的米？”辣辣说：“天上掉下来的米！去！弄回来就得了。”

冬儿出现在母亲面前时像个幽灵，把辣辣吓了一跳。

三年的饥饿使八岁多的冬儿只有五六岁小孩那么高。她穿着姐姐传给她的夹袄，夹袄长及小腿，襟满蓝色和深灰色的补丁。她一双冷冽的大眼睛活像个看穿妇人心的八十岁的老巫婆。她说：“妈妈，我们不要那臭米。”

辣辣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什——么？”

“我们不要臭米！”

辣辣在狠狠盯着女儿的这一刻里发现了这个小女孩的阴险，嫌恶强烈地涌了上来。她想她从前真是疼错了人，这几年白白疼了冬儿。八岁的小女孩，偷听并听懂了母亲和一个男人的对话，真是一个小妖精。她怎么就不知道疼疼母亲？一个寡妇人家喂饱七张小嘴容易吗？送上门的六十斤雪花花大米能不要吗？

辣辣照准冬儿的嘴，抡起胳膊挥了过去。冬儿一个车轮转，跌在地上，鼻子里喷出一注鲜血。她用衣袖堵住鼻子，抬脸看她的母亲，她拼命忍住眼泪胀得两侧太阳穴嗡嗡作痛。

辣辣非常惊奇她的孩子中居然还有一个挨了重创而不哭的。母女俩都像重新认识一般对视了好一会儿，辣辣叹了一口气，说：“你是什么时候变成小大人了？真讨人嫌！”她说完扭身走开了。

母亲一离开，冬儿的泪水夺眶而出。

冬儿是在父亲去世的那一夜早熟的。她当时就在现场，躲在大人们的阴影里，目睹了父亲可怕的死亡和母亲疯狂的悲痛。那一夜她彻夜哆嗦，睁着眼睛做了许多噩梦。所有的人都忙碌着，被母亲的几次晕死弄得顾不上瞧他们七个孩子一眼。从此，她就贴近了母亲，期待有朝一日，母亲会单独与她共同回忆那夜的惨祸，抚平她小小心中烙下的恐惧。小女孩天生的羞涩和胆怯使她无法主动向母亲倾吐她的秘密，可她坚信母亲会觉察，会揽她入怀询问她性格的巨大变化。母亲将加倍疼爱她，她将安慰母亲，这个家里只有她们母女才能真正地互相帮助，互相爱护。冬儿正